

胡维革 乔 钊

淘金王传奇



淘金王传奇 Taojinwang Chuanqi 胡维革 乔 钊著

责任编辑：毛振家

封面设计：王立君

吉林文史出版社出版 787×1092毫米32开本 7.25印张 2插页 160千字

(长春市斯大林大街102号)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次印刷

大安县印刷厂印刷 印数：1—30 005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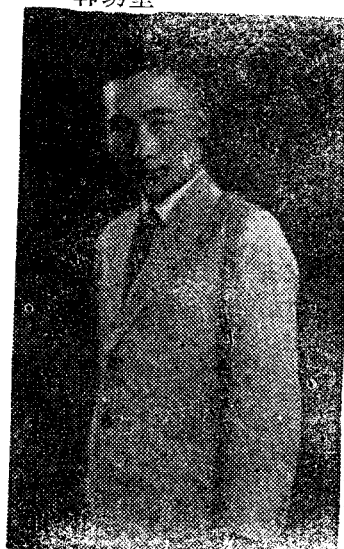
吉林省新华书店发行 统一书号：11437·57

定价：1.70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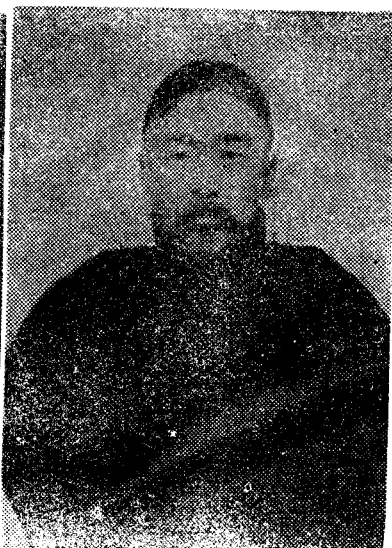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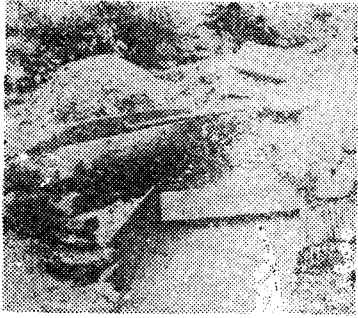
韩绶文

韩绣堂



韩登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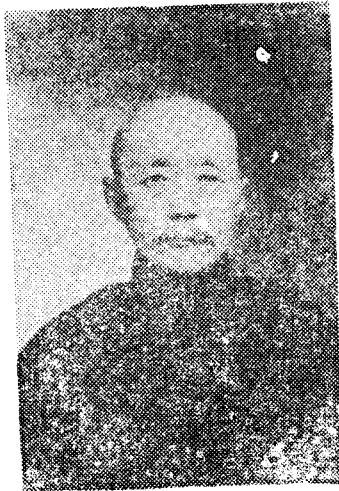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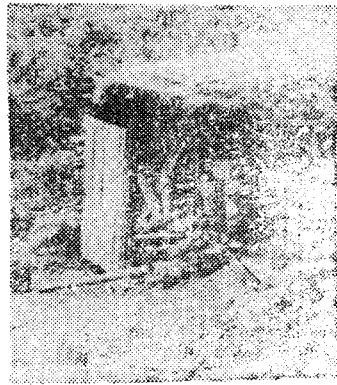
采金者的窝棚



韩锦堂



姜继昌



沙金鑿子

前 言

这本书是以韩宪宗、韩登举和韩绣堂祖孙三代开发、经营和保卫夹皮沟金矿的蝉联活动为主要内容，以韩家三代与清政府、沙俄帝国主义和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斗争为主要线索，通过对夹皮沟金矿兴衰变化的描写，展示了东北地区一步一步地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过程，反映了韩家三代率领金工开发东北和保卫祖国、家乡的历史业绩。

这本书在内容上，以真实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素材，力图对人物和事件保持历史的本来面目；在形式上，以人物传记为体裁，尽量展现人物生活的场面和细节，力求情节跌宕起伏，文字生动活泼，融真实与传奇、知识与趣味为一体，文图并茂，雅俗共赏。

这本书是在诸位同志的指导帮助下完成的。动笔前，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徐凤晨先生为我们审订了写作提纲；脱稿后，徐先生又认真通读了初稿。吉林文史出版社的同志也非常关心我们的写作，不但对本书的文字、体例和风格提出了具体要求，而且对“独立国”的看法、“韩边外”的评价等问题提出过指导性意见。此外，我们在搜集资料和实地调查过程中，吉林省地方志办公室的宋抵同志、桦甸县文体局的李其泰同志和桦甸县桦树林子乡乡志办公室的王传江同志，为我们提供了许多工作方便，使写作得以顺利进行；紫景舜同志还为本书拍了照片。对此，我们一并致以深深的谢意。

由于时间紧迫，资料缺乏，加之我们水平不高，本书还有不少缺点，乃至是错误，敬请广大读者不吝赐教。

作者

一九八六年一月十日

目 录

第一编 韩宪宗开矿立业

一 寒家浪子.....	(1)
二 金矿与“金匪”	(7)
三 怪杰.....	(12)
四 “韩边外” 闻名远近.....	(18)
五 黄金滚滚.....	(25)
六 避官兵 助官府.....	(30)
七 亦民亦“匪” 亦农亦矿.....	(36)
八 “不倒翁”	(43)
九 大钦差微服私访.....	(50)
十 叩拜将军得花翎.....	(58)
十一 独霸一方.....	(66)
十二 生财有道.....	(72)
十三 “山中王侯家”	(80)
十四 “世外桃源”	(87)

第二编 韩登举保矿卫国

十五 “出类拔萃的小少爷”	(94)
十六 弱冠执事振祖业.....	(102)
十七 驰骋辽南抗日寇.....	(108)

十八	“闭境自守”抗沙俄·····	(117)
十九	力护矿权·····	(126)
二十	一诉难心事·····	(133)
二十一	甘做后盾卫国土·····	(141)
二十二	宁为“开门节度” 不做“闭门天子”·····	(148)
二十三	“参将衔”的来龙去脉·····	(154)
二十四	广开财源·····	(160)
二十五	一跃成“强人”·····	(166)
二十六	死不瞑目·····	(175)

第三编 韩绣堂丢矿丧权

二十七	乘龙快婿继父业·····	(185)
二十八	“强人”之梦的破灭·····	(192)
二十九	陷入圈套·····	(198)
三十	家破人散·····	(205)
	简短的结论·····	(209)

附录

“韩边外”世系表·····	(211)
“韩边外”大事年表·····	(212)
“韩边外”势力区域示意图·····	(223)
“韩边外”沙金山全分布图·····	(224)

第一编

韩宪宗开矿立业

一 寒家浪子

公元一八四六年深秋的一个夜晚，长白山北麓的丛山密林中，电闪雷鸣，风吼雨倾，好象地维已绝，天柱将断，大陆在沉沦，苍天在下倾。本来，既使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长白山北麓丛山密林中的阴森景象就已令人心口呼跳，遇上这样的天气，就更令人毛骨悚然，魂飞魄散。因此，几乎刚懂事的孩子都会断定，根本不会有人敢在这样的夜晚向此处涉足，更不会有人敢在这样的夜晚于此处住步。

但是，在困境绝路中，人的求生欲总是会压倒恐惧的威胁的。正是在强烈的求生欲的推动下，在这令人胆寒的夜晚，一个人正在这充满恐怖的山林中踽踽独行，拼搏奋进。

此人姓韩，名宪宗，字国瑞。他生于一八一三年，时年三十四岁。此刻，在万仞高山下，他显得极其渺小，但若在普通人群中，他却是五大三粗，鹤立鸡群的一个“大块头”。他身材魁伟，虎背熊腰，好象横在河里可堰一江水，立在坡上能挡千层浪似的；他双唇紧闭，目光专注，颧骨高凸，后勺外突，看样子总是计谋在胸、胜券在握。以这身材仪表上，人们不难看出，这是一个标准的山东人的后裔，又是一

个典型的东北大汉。

韩宪宗祖籍山东省登州府文登县。嘉庆年间（一七八七至一八二〇年），因家境贫困，兼遭灾荒，全家离开了世代居住的家园，扶老携幼，沿海北上，逃难到辽宁省复州（今复县）。韩宪宗的父亲韩元毓，是一个少言寡语、憨厚朴实的庄稼人。到复州落脚以后，他一心务农，试图依靠东北的平阔土地，依靠自己的辛勤劳动来养家糊口。可是，他万万没有想到，对于贫苦人来说，关东与山东一个样，虽然田畴沃美，但如狼似虎的统治阶级却使耕耘的人们不得温饱。因此，他的家境毫无好转，仍是一贫如洗。不仅如此，俗话说：贫家怕喜事。可偏不凑巧，一贫如洗的韩元毓家在这一时期偏偏又喜事频频临门。一八一三年，韩元毓的长子韩宪宗呱呱落地，随后不几年，次子韩庆宗又接踵而生。韩家添人进口，香烟得承，不能不说是喜事。然而这接二连三的喜事，却难坏了韩元毓，他用什么来抚养他们啊！就在韩元毓枯肠索尽、生计无着的时候，他听说柳条边外物产丰富，容易谋生。不知是早有所虑，还是饥不择食，总之，韩元毓对此传言几乎未加思索，便决定举家搬迁，到柳条边外去谋生。

所谓柳条边，就是清朝在东北设立的禁区的一条界限。这条界限西起长城，东到船厂（今吉林），北自威远堡门（开原）起，南到凤凰山止。其范围相当于今辽宁省的大部分和吉林的一小部分。清政府之所以在辽东设置柳条边，就是为了保障满族在东北的特殊利益。满族兴起于东北，在取代明朝、夺取全国统治权的过程中，许多满族人随军入关，为了阻止一般流民进入所谓的“祖宗发祥地”，影响其独占的打猎、捕貂、采参等权利，才设置了这条界限。

正象韩元毓听到的传言所说的那样，柳条边外确实是土

地肥沃，物产丰富，是劳动人民谋生的好地方。正因为如此，几乎是从柳条边设立之时开始，以汉族为主的劳动人民，就不顾清政府的禁令，越长城，渡渤海，扶老携幼，偕妻担子，不断地涌到柳条边外，或农耕狩猎，或刨参采药，来养家糊口，繁衍生息。在某种意义上说，柳条边外既是清政府的封禁区，也是劳动人民的避难所。

大约在一八二五年左右，韩元毓以一条扁担挑着仅有行李和什物，带着全家老小，离开了复州，向柳条边外流浪迁徙。他们不知走了多少天，也不知走了多少路，最后到达了木石河（吉林省九台县花曲柳沟），也就在此停下了脚步。木石河位于柳条边外，与复州相比，还较容易度日卒岁。但贫穷劳苦就象与韩元毓结下了不解之缘，从来也没离开过他。

星移斗转、岁月流逝的自然规律，从不因为人类的贫穷劳苦而有丝毫改变。因此，韩宪宗兄弟二人虽然吃不饱穿不暖，但仍一天天长大了。从表面上看去，他们兄弟二人都身魁力壮，“虎头虎脑”，有着惊人的相似；但就内心而言，他们却各有所思，性情各异，又有着明显的不同。韩庆宗酷似他的爸爸，少言寡语，一心务农，常在耕耘上用心思，仅求五谷丰收，全家温饱，而对其他并无所求。韩宪宗则不同，他能说会道，鬼精鬼灵，无利不出力，无势不结友，喜欢出人头地，喜于异想天开。他不愿意顺着垅沟找“豆包”，总想一下子抱个“大金娃娃”。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的这种思想越来越强烈，大有不达此目的死不瞑目之势。

人，一旦产生了一种新奇的想法，就总是要想方设法地实现它，如果一时实现不了，又往往颓唐堕落。在古今中外历史上，有如此经历的却不乏其人。韩宪宗就是这样。他本来想一下子抱个“大金娃娃”，立时改变家境及所处地位，出

人头地，耀祖光宗。可他整天在家锄田刨垅，一年所获无几，这种想法却象一场黄粱美梦，始终不得实现。这对于追求执着的韩宪宗来说，不啻是冷水泼头，使他渐渐地向相反方向发展了。起初，他觉得自己怀才不遇，用武无地，是社会的遗弃者，是人类的不幸儿；后来，他便直接走上了厌恶劳动、游手好闲、喜笑怒骂、玩世不恭的道路。一个人精神空虚了，总是要寻求寄托的。当时，木石河的赌风很盛，韩宪宗感到空虚后的精神寄托，就是涉足赌场，很快成了一个奇怪的赌徒。他赌博从不计较输赢。赢时，他无情地嘲弄输者，将所赢之钱大把大把地抛在地上，任大家去抢拣；输时，他自得地讽刺赢者，声称他不是与他们赌金钱，而是与他们赌人生、赌社会、赌天地。当时周围的人们谁也不理解他的变态心理。韩宪宗的父亲韩元毓是个正经本分的庄稼人，看到儿子如此放荡无形，既气愤又羞臊，有时臭骂他，有时痛打他，但对他已是骂不疼、打不动了，最后也是无可奈何了。邻人们对韩宪宗更不理解，都称他是浪子。后来，“浪子”就干脆成了韩宪宗的名子。韩宪宗对于“浪子”这个称呼，非但不气愤害羞，而且还洋洋自得，决心“浪”下去，非抱个“大金娃娃”不可。

一八三三年夏季的一天，韩宪宗又和人家赌钱，结果负了巨债。众赌徒逼韩宪宗偿债，吵吵嚷嚷，纠缠不休。对此，韩宪宗心生一计，笑着对大家说：“吾有巨金在边外，当为诸君走取之”^①。众赌徒信以为真，放他而去。韩宪宗去取钱还债是假，而去谋求“大金娃娃”是真。他离开家乡后，信马由缰，不知不觉地来到了桦甸砍椽沟。当时砍椽沟已发现了金矿，偷挖者亦为不少。金矿，特别是采金者手里那锃

^① 《南园丛稿》卷五，第一页。

光闪亮的黄金，就象磁石吸铁般地吸引住了韩宪宗。他曾一心想抱一个“大金娃娃”，但抱个“大金娃娃”的涵意只不过是发大财而已，并不是想抱一个真的金娃娃。可眼下可以抱一个真的金娃娃了，他怎能不欣喜若狂呢？因此，他根本没在意什么朝廷的禁令、地方的布告那套鸟东西，便投身到了采金者的行列。他身魁力壮，劳作自然不落他人之后，而且他还有着一种特殊的精神支柱，就更遥遥领先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汗水的泼洒，他的腰包渐渐地鼓起来了。时近一八三五年年关，韩宪宗离开砍椽沟，来到市里，用一年多劳动所获得的金砂，“购备卒岁需用及衣饰各物，运载归家”^①。浪子满载而归，几乎是木石河有史以来最大的新闻，顿时惊动了全村的男女老少。人们除了羡慕之心以外，也不无折服之意，就连那些赌徒也不要韩宪宗的帐了。

黄金的招引，特别是村里人那羡慕的目光的刺激，一八三五年春天，韩宪宗又来到了砍椽沟。结果不巧，在韩宪宗到达砍椽沟时，金矿已被官兵封闭，不但不能采金，他还险些被当作“金匪”而遭逮捕。他的计划破产了。可就在他走头无路的时候，他又听到延吉岗“发现金矿，所产甚丰”的传闻，因此他又奔延吉岗而去。结果又不巧，此时这里兵慌马乱，金工时常遭受洗劫，根本无法采金，他的计划又破产了。怎么办？难道又要回家种地吗？这时，韩宪宗有些举棋不定了。可是，当他一想到去年满载而归，如果今年空手而回，人们那羡慕的黑眸就会立即变成白眼时，就感到那滋味比赴汤蹈火还难受。因而他最后决定，就是在外边种地，也不能空手回家了。

一八三五年暮春时节，韩宪宗经过一个多月的流浪，最

^① 《桦甸县志》卷九，第十四页。

后来到穆钦河，下榻于侯姓的地主家，为其扛活种地。在穆钦河种地和在水石河没有什么区别，虽然辛勤的汗水浇灌了百亩良田，但除去地主盘剥强占的以外，终年所剩无几。又加上侯姓地主贪得无厌，尖酸刻薄，更使韩宪宗好力白使，汗水白流。因此，韩宪宗虽然当时“年青力壮，但劳动终年还是赤身露体，一无所得”^①。

家乡的贫穷劳苦、怀才不遇曾使韩宪宗变成了浪子，这里的生活劳作、处境机遇使这个早年的浪子又“浪”了起来，这可能也符合事物的发展规律吧。作为一种发泄，或作为一种抗争，韩宪宗在这里再次告别了田亩，步入了赌场。赌场本来就输赢不定，有时一个腰缠万贯的富翁，一夜之间就会变成不名一文的乞丐。再加上韩宪宗的赌搏，虽然不无赢钱之意，但更主要的是为了发泄排遣，因此，他更是输多赢少。

一八四六年深秋的一个夜晚，韩宪宗和一些赌徒聚在一间破屋里，又吆五喝六地大赌起来。赌至午夜，韩宪宗不仅输光了所有本钱，还欠了别人巨款。他原来对输钱欠债不以为然，想一走了之。可哪里想到那些百分之百的赌徒却不让他走，非让他立即还清不可。年轻人火气盛，再加上那些赌徒更是说骂嘴张，说打拳到，从口角很快就变得剑拔弩张了。其中有人骂到：这小子在水石河时就欠债不还跑了，这回绝不让他跑掉！也有人喊到：他还不起债，就扒光他的衣服！当一个人的人格受到侮辱时，他总是要怒火万丈的。韩宪宗见此情景，听此骂声，真的激怒了，他大声骂到：“他妈的，你们不知道老子是浪子吗？”随着骂声，他三拳两脚，连打带踢，冲出包围，闯出门去。

^① 庄金铨：《韩边外祖孙占据吉林夹皮沟六十年纪略》。

门外，不知从何时起，山风大作，电闪雷鸣，秋雨倾盆。韩宪宗便消失在这漆黑的夜幕中。众赌徒在一惊之余，也鱼贯窜出，紧跟韩宪宗不放。韩宪宗被逼无奈，便向深山老林中跑去，后面甩下了一片骂娘声。

赌场不认人儿，过后好哥们儿。韩宪宗虽然负债逃跑，过后再回去也是没有什么危险的。可是，不知他是为了逃避欠债，还是为了谋求新生，就再也没有回去，而是迎着风雨向密林深处一直走去。

二 金矿与“金匪”

在韩宪宗踽踽独行的脚下，是一片一眼望不到边的峻岩、断壑、厚草、鲜苔。如果是刚刚离开尘嚣的人们来到这里，一定会认为这里的历史还停留在洪荒时代。其实不然，这里不仅有着丰富的金矿，而且还有着被官府诬称为“金匪”的人们。他们违禁令、抗贼匪、采金矿，进行着谋生存的斗争。

从地理位置上看，这里是长白山北麓。长白山犹如一大障壁座落在中朝交界处。它逶迤磅礴，绵亘千里，到辽吉交界间，才头角崭露。它在北侧，余脉四散，化为无数小山，环绕其旁，形成了山峦起伏的山地。在长白山北麓的金银壁岭一带，地质年代甚为古老，属于原始时期的片麻岩系。其构成成分极其复杂，主要有乳白色石英、肉红色石英、黑黄白各色云母、柘榴石、绿泥石和辉石等。在这些岩石里生有大量黄金，人们一般称之为线金^①。如果说长白山是宝藏遍

^① 《吉林新志》，第二六〇页——二六九页。

地的话，那么线金则是宝中之宝。

大凡粗知一点地质矿学知识的人都知道，一般有线金的地方，如果再有山泉涧水，那么此地还会有砂金。长白山北麓不但有山泉涧水，而且还有松花江、牡丹江和辉发河等几大水系。这些江河千里流，万年淌，将线金从岩山中洗刷出来，冲击到水系两侧，这样便又形成了金矿，人们一般称之为砂金^①。砂金和线金的金质是一样的，因此，砂金也是长白山的瑰宝。

长白山北麓千山万水，山水相间，究竟蕴藏着多少黄金？对此，恐怕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人们都无法说清楚。但检查某些古籍方志，有关“黄金国”、“黄金境地”、“黄金世界”的记载，却斑斑可考。因此，可以肯定地说，长白山的黄金贮量是极其丰富的。

本来，祖国的丰富宝藏就是为了养育她的子孙的。但在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那种“以农立国”、“重农轻商”的政策，却极大地束缚和阻止了人们对矿藏的开发和利用，致使丰富的宝藏千年沉睡，万年空荒。有清以来，特别是近代以后，黄金逐渐参加流通，而且罕见稀有，价格昂贵，因此，开矿采金之风渐渐地兴了起来。但是，东北是清朝的封禁区，一条柳条边犹如一道万里长城，把东北与世隔离开来。所以，在一八二一年以前，对于长白山的金矿还无人问津，更确切地说，还无人知晓。

长白山金矿发现和开采的历史，大约始于一八二一年。由于长白山金矿位于封禁区内，因此这段历史自然也就带有一种强烈的传奇色彩。

原来，早在明朝末期，山东流民就开始了挖参事业。他

^① 《吉林新志》，第二六〇页——二六九页。

们最初是在千山一带采挖，随后又转移到摩天岭附近。清朝设立柳条边后，他们仍沿山追参，越过边墙，进入了长白山区。长白山区人参产量丰富，几乎有着取之不尽、挖之不竭之势。因此，山东的挖参流民便在长白山区定居下来，以挖参为生。由于长白山区是“黄金境地”，这些挖参流民成年累月地出没在深山老林之中，这样便使他们与发现金矿产生了天然联系。尤其是在苇沙河流域，是“砂金世界”，砂金往往裸露于地表，较线金更易发现，这使定居于这一带挖参的流民，更有可能成为黄金的发现者^①。

所谓苇沙河，是由头道沟、二道沟、三道沟三条流长几乎相等的小河形成的水系。从地形上看，一般以三道沟（亦称夹皮沟）为其本流。三道沟小河发源于金银壁岭。它临高而下，绕山顺涧，流经小北沟、夹皮沟，折往西流，经过并排的五道岔、四道岔、二道岔、头道岔等小沟岔，再折而北流至老营盘。从老营盘开始，它又向西流，经王八脖子沟与从东南而来的二道沟河相汇，水势稍大。继而从北向西折，又与由南而来的头道沟河汇合，水流渐大。再往西南流去，从左岸注入松江。苇沙河全长约七十华里，其支流的二道沟河约为五十五华里，头道沟河约为五十华里，其余的小河流长均在五至十华里之内。由于苇沙河流经线金矿脉，因此，在它整个流域内断断续续地形成了约有一百五十华里长的砂金矿，尤其是在头道沟、二道沟、王八脖子沟、老营盘和夹皮沟等地更有着极为优良的金矿床^②。

也不知从何年何月起，在苇沙河流经的老营盘处，有几

① 关于“私掘人参者与掘金匪”的记载，详见《满洲发达史》，第三三八页。

② 《满蒙通览》（日文版），下编卷五，第四六三页——四六七页。